

文艺爱好者们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抒写出城市的美丽篇章,展示出融合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城市气息。本期祖庙文荟,将与大家分享来自周铁钧、费城、丁宇、刘卫的作品,与你一起在文字里感悟生活。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投稿,文体不限,字数不限,来稿请发送到邮箱673976360@qq.com。

本版统筹:谭碧韵

难忘乡村皮影戏

◎周铁钧

我小时候,家住的深山小村不通电,一到晚上,除偶有几声狗叫,死气沉沉的,人们最盼望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皮影戏。

村里谁家有娶新娘、盖新房等喜事,主人就要请来唱皮影戏的“影匠”,热热闹闹地演一场,回报全村人的祝贺。再是每年仲夏,地里的青苗锄过后,村民有了空闲,青壮年不甘寂寞无聊,老者为祈求雨水足、收成好,也都张罗请“影匠”,家家出钱叫“会影”,全村60多户每家出1毛钱,就能“会”两场。

村口空地的土台上,有专供演皮影的木架,演出前,四周围上黑布,铺苫顶棚,正面用木框绷起约四、五平方米的影幕,燃起两、三盏用小坛子做的煤油灯,吊在离影幕不远的地方,一盏灯三、四根捻,照得亮如白昼,浓黑的灯烟从顶棚的小烟囱“咕嘟嘟”往外冒。

天刚擦黑,人们三三两

两汇聚影棚前,许多邻近村屯的人,也拿着小板凳早早赶来占坐位,孩子们在场内外嬉笑打闹、串来跑去,平时见不到面的老人相遇,有唠不完的家常,有些不睦的邻里,在谈笑中轻松地消除了隔阂。有时,生产队长还趁人多宣布一些事情,直到锣鼓爆响,喧哗的人声才渐渐平息。

那时,我家邻院住着个“老影匠”,他头发稀疏、皱纹细密,总是笑眯眯的,人们已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喊他“影匠爷”。我常常趴在院子的墙头上,听他在屋里敲锣打鼓、连拉带唱的练新戏。

他与另一个“影匠”搭班子,走村串屯唱皮影,可以唱《铡美案》、《三打白骨精》等演一场的单本戏,也可以唱《岳飞传》、《杨家将》等演十几场的连本戏。演出时,他双手操纵十几根竹签联动的影人,做出踢打滚爬、坐立跑卧等百般姿态,嘴里要为不同的人物的伴唱,脚下还

制动锣鼓。

除了这些,他制作皮影道具的手艺更是高超,那时我常到他家玩,多次见他施展绝技。比如制作影人,先把驴皮钉在木框上绷紧,抹土碱沤几天,刮去毛和油脂,再绷紧抹碱,反复几次绷紧,再刷桐油暴晒,干透压平,就变成坚韧、透明的皮板。

把要刻的图谱描在皮板上,用刃口各异的刀、簪精雕细刻,涂上各种颜色。人物、车马的头、四肢、轮子要单独制作,用线联缀,有的腕踝、手指关节都能活动,做好的影人个个玲珑剔透、色彩斑斓。

再有连接影幕,买来韧性很强的草纸,把边缘润湿、捣烂,混入一些榆树皮胶,夹在木板条里压实、阴干。把六张或八张接在一起,绷紧刷桐油,就变得平实通透。有的戏班子用白绸做幕,不但能看出接痕,透光、显影效果远不如“影匠

爷”做的影幕。

他还创出许多皮影特技:演《西游记》在影幕上斜拉一根细线,把“孙悟空”绑在上面,轻轻一拽,便是腾云升空;用图画纸剪一副骷髅骨架,竹签挑着在影幕前晃动,猛喷一口烟,就是“白骨精”在霾雾缭绕中现原形……有人说他演的是封建迷信,公社(乡)来人告诉:要演现代的、革命的。没多久,他刻出一套《地雷战》皮影,开演不一会儿,笑得人们前仰后合:民兵队长赵虎骑着“赤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把跨下“碧水金睛兽”,挥舞“三股钢叉”的山田小队长“杀”得一败涂地……不伦不类的调侃,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抗战神剧。

时光荏苒,近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乡村皮影戏再难见踪迹,但它在文化荒芜的年代,艺人独具匠心的创作、表演,带给人们的开心快乐,将永远铭刻在我记忆深处。

树冠上的夏天

◎费城

树上有风,车窗上的脸
不经意被风吹皱了
反面,透出暗绿色的光芒
于是,我便想到了人生
那些沿途的风景和树
在车窗外忽闪而过
此刻,我内心无比平静
那些人生中的过往
像叶脉上颤抖的诗行
整个夏天,我在树下张望
树冠高高在上攀住了风
天空垂落下来,云影低垂
树冠上的夏天摇摇欲坠
仿佛一只挂在风里的果实
寂静的午后,我看到
窗外的树木抖落许多叶子
一阵大风拍打着窗棂
惊飞的鸟鸣穿过整个季节
我心寂寥,如同一座秋天
走进远方
李惠艳

如果真的可以
我愿是你身边的一株植物
裹着流岚和暮霭轻轻地走向你
待到千帆竞发
那便是我的眼睛渐入所有的渴盼

如果真的可以
我愿是你旅途上一段遐想
捧读着你生命情节和内蕴
待到再次重逢
我会沿着最初的平静走向远方

假如注定
前面是一段曲折的行程
我的祝福
一定会成为你人生的慰藉
让栖于沙洲之上的思绪
展开飞翔的翅膀
那么再远的憧憬也不会遥远

老师的蘸水笔(节选)

◎刘卫

前不久在一家怀旧品商店里找到一件“老古董”,就是那个遥远的年代老师们普遍用的蘸水笔,并配有红墨水。它看上去十分熟悉,亲切。我摩挲良久,感叹万千,读中学时老师们用蘸水笔批改作业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出来。

母亲那时在县一中当图书管理员,兼做收发。我常年吃住在教工宿舍,上学就近,得以接触到各科老师,也见证了他们日常工作和生

活状态。

那个年代,老师把教书育人的职业看得无比神圣,工作十分勤勉。放学后,不少班级被“拖堂”是常态。一些勤奋的学生对课堂上讲的内容意犹未尽,放学后仍围着老师提问题。没有哪一位被“打围”的老师显得不耐烦。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宿舍,老师家的门可能还会被

学生敲响。夜幕降临,楼上楼下,隔壁左右老师屋子里灯次第打开,台灯撒下金黄柔和的光线,老师或是在精心地做第二天的教案,或用蘸水笔批改学生的作业。

老师们似乎都写得一手好板书。即使是教数理化老师的字也写得龙飞凤舞,有形有体,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他们手握那种蘸水笔,笔头尖细,写几下就干了,得重新蘸红墨水。但这似乎给老师们留下思索的空隙,心有托付,下笔有千斤重。他们不是简单地打个勾或叉,而是非常人性化,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力。

逢到学生写出了精彩段落或“金句”,文科老师忍不住拍案叫好。每月,学校会把各班级所推荐的优秀作文和老师的眉批原汁原味地展现在“习作园地”上,供全校师生现场观摩和评议。

每天上课前,我们都会如期收到老师改好的作业本,把有大红钩的数理化题向同桌炫耀;即使那些错题,也没见刺眼的红叉。看了老师用红笔写的解题步骤和答案,我们搔首弄耳,恍然大悟。老师批注的作文连用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放过,最后的评语中肯,点到了关键处。原来作文要这样写啊!

老师的蘸水笔始终让我难以释怀。我对那些兢兢业业,坚守业道,爱学生如子的“工匠”老师永远怀有一份敬重。

思念的乡音

◎丁宇

雾岚无声地漫过岁月的岸
故乡的目光被谁剪断
分明有一条河流由来已久
一如曾经的诉说
在乡情萦绕的回忆中
憔悴所有十指连心的每一个细节

乡音无声地漫过季节的岸
故乡的惦念被谁剪辑
分明有一种燃烧由来已久
一如曾经的誓言
在庄稼茬茬的收割中
诠释所有休戚相关的每一串音符

思念无声地漫过思想的岸
故乡的情节被谁削剪
分明有一截水域由来已久
一如曾经的爱情
在渐行渐远的牵挂中
点燃所有唇齿相依的每一曲歌谣

